



# 家里来了机器人

廖双初

迁居小城的资水南岸后，住房变得宽敞起来。没料到住房条件改善之后，打扫卫生还真成了一个问题。每天清早就得去上班，生怕迟到，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到家，人一坐上沙发，捧着手机就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家里的卫生常常只能到了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去动手。

好在今年家里来了扫地机器人，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扫地机器人是儿子在网上选购的。对这玩意儿一无所知的我和他妈，起初是不主张添置的，认为家里摆上各式家具、电器后，地面被隔离得拐弯抹角，机器人怎么能打扫卫生？不靠谱。最后是正在读研的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替我们作出了决定，并将机器人直接寄到了家里，说是减轻我们的负担，也好每天多休息一会儿。

在没有看到扫地机器人之前，我以为它是有手有脚的可操控之物，待看到实物

后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多么荒谬，扫地机器人的外形不过就是一个白色圆盘。我好奇地用卷尺量了一下，圆盘直径34厘米，高不到10厘米，可称得上小巧玲珑，像个不大不小的玩具。

我们将扫地机器人安置在家里一个有插座可供充电的角落，它每天蛰伏那里，随时听候指令。只要得到指令，它立刻发出蜂鸣声，并自动离开充电装置，开始它的工作流程。它旋转着、搜索着，不紧不慢地运行着，像接受了任务的人一样，先将所有要打扫的房间巡视一遍，把任务牢牢记在心里，然后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清扫。它工作起来很专注、很认真，左左右右，来来回回，只要没有障碍物，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漏收任何一根毛发。尤其是床铺、茶几、柜子的下面，这些我们平时用拖把不易打扫到的地方，机器人出入自如，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扫地机器人特别可爱的地方，是每当工作完毕或者预感到电量不足的时候，

它就像人能找到回家的路一样，自个儿主动回到出发地，或充电，或等待下一次出征。它是那么的驯服，那么的守规，时刻蹲守在那里，甘愿寂寞，不言孤独。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要一看到它，心里就莫名生出怜惜之情，好像它正用眼睛凝视着我，想跟我说话，是有呼吸的生命一样，感觉它跟其他电器完全不同。

后来知道，我们还可以对扫地机器人进行遥控指挥。如果你在外面，你可以用手机发令，机器人通过网络接收到信息后，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那么迎接你回家的，一定是个清新的环境。这种自动化、人性化的设计，像我此等愚顽不化者，无论如何都是想象不出来的，只有享受的份儿。

其实，我们不独在使用扫地机器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行业、哪处生活没有信息化成果在使用呢？信息化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与妙处真是多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而这，又何尝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伟大祖国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 母亲的愿望

娄国标

母亲是个苦命人，却乐观坚强。她常常告诉我们姐弟三人，甘蔗没有两头甜，尝过生活的苦，才能品出岁月的甜。

母亲兄弟姊妹五人，她排行老小，按理说本该最得宠爱，没想到却吃了最多的苦。因外婆生病瘫痪在床，母亲仅读了一年小学，就辍学在家，养猪，放牛，烧饭，照顾外婆，担负起小童年该不该承担的责任。没有学到文化，是母亲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20岁，她嫁给了父亲，一个同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男子，先后生下三个娃，过着紧巴巴的穷日子。几年之后，改革春风吹到农村，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加上父亲有泥瓦匠的手艺，全家勤劳节俭努力奋斗，日子慢慢好起来了。盖新房，拔穷根，是母亲那时最大的愿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我八岁时父亲忽然患病，求医问药一年多之后，还是撒手人寰。留给母亲的，是治病欠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父亲的过早离去，让我们家的穷根不仅没有拔去，还增添了新的穷困。

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母亲羸弱的肩膀不得不扛起全部的重担。再苦再难，不能让孩子们辍学。尝过辍学滋味的母亲，把培养孩子作为她人生的终极目标，咬牙坚持着让我们继续学业。米不够吃，就用野菜凑凑；油不够用，就以红锅（不放油）炒菜……

好强的母亲不肯认输。农闲时候，她走家串户从农民手里把一个个鸡蛋买来，再挑到城里卖出去，争取这中间一个鸡蛋几分钱的差价。没有交通工具，母亲靠着双脚，走遍了四里八乡的村道阡陌，收集

鸡蛋，也收集着生活的希望。那时，从村里到城里20公里的路程，班车需要运行一个小时，晕车的母亲一路忍受着呕吐的煎熬，挑着满满两筐鸡蛋到城里卖。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我们迟迟没有等到母亲回家，一直到晚上八点，才看见母亲步履艰难地出现在家门口，头上、肩上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原来，大雪封路，班车停运，她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才到家。

我想象着母亲一个人在风雪中孤独的身影，禁不住潸然泪下。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母亲坐上汽车，坐上火车，坐上这世界上最快的车。

1995年，我考上中专，离开家乡去省城读书。机缘巧合，读的是铁路学校。四年之后，我毕业分配留在省城，开上了火车。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回家探亲的机会不多。那时，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大加改善，但我与母亲的距离却显得遥远了。

一天，大姐打电话给我：“你是火车司机，妈妈想坐趟你开的火车，去省城看看。”大姐一提醒，我羞愧不已。参加工作几年了，我还没有主动邀请母亲坐火车来省城看看，当初的愿望，是否已经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母亲，终于踏上了驶向远方的火车。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坐上了儿子开的火车。那天，我一边驾驶着火车，一边想象着母亲坐在车厢里的情景：她一定是新奇的，兴奋的，激动的，感慨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变化，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再一次邀请母亲坐火车，是2007年。那一年，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速，沪昆铁路开通了时速200公里动车组，从家乡到省城，只需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我已离开火车司机岗位，便陪着母亲坐在动车组里，享受风驰电掣的感觉。母亲说：“真想不到，几十年时间变化这么大，原来我从村里走到市里就要五个小时，现在从村里到省城，只要一个多小时。”

“这不算什么，将来还会有更快的速度呢。”到新岗位工作的我，获取了更多的信息量，便信心满满地对母亲说。我和母亲约定，以后火车有了更快的速度，还要陪她一起体验。

没想到，仅仅过了七年，家乡与省城之间，就有了时速300公里的火车。2014年，沪昆高铁开通，我与母亲的距离，缩短为50分钟。

网上购票，刷脸进站，走过宽敞明亮的候车厅，坐在舒适的座位上，高铁平稳启动，不知不觉速度就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母亲好像进了“大观园”，不停地看，不停地问。泡上一杯茶，茶还没凉透，高铁就到了目的地。

母亲没有太多的言语和我交流感受，但从她的眼神中，我读到了惊喜、欣慰和满足。斗转星移，换了人间。她是文盲，但她的孩子有了文化。她一辈子守在村子里，但她的孩子走出了小村，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她尝够了生活的苦，如今终于开始品味人生的甜。

“这些年，国家的变化真大啊。”母亲掰着手指跟我数：种田不仅不用缴粮，还有补贴；农村人买社保后，也可以领退休工资；村里人收入来源渠道多了，吃喝用度不用发愁；村路、公路、铁路修得越来越好，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了。

“等到京九高铁修通后，我们坐上更快的火车，去北京、上首都。”就这样，我和母亲再次愉快地约定了。

# 诗歌走向域外

## ——诗人周瑟瑟的崭新旅程



周瑟瑟在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上读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正是初冬时节/野生动物们/在草丛中飞舞/江豚游弋/像我的孩子/不时冒出脑袋/他们都是快乐的/八指头陀/在波上走/洞庭湖水/紧紧跟随。”

11月25日，湘籍诗人周瑟瑟回到家乡，跟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员们，去到洞庭湖湿地寻江豚、看麋鹿，开展与洞庭湖有关的“田野调查”，且行且吟。

“当诗人走向户外，中国当代诗歌开始了国际化的深度交流与现场写作。”从去年举办的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到半个月前刚刚闭幕的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周瑟瑟都是重要嘉宾。走向拉美的诗歌写作，走向国际的中国当代诗歌，开启了中国与拉美文化新的交融与碰撞之旅……

## 在墨西哥传达出中国诗歌的声音

“机舱外零下67度/机舱外一层薄薄的粉红色阳光……他们不知道飞机在零下67度的天空/把我们送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由此我断定/这是一飞机刚刚解冻了的人。”10月17日，周瑟瑟飞往拉美，参加为期一周的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

周瑟瑟是湖南人，当代作家、诗人，著有诗集《暴雨将至》等14部、长篇小说《中国兄弟连》等6部，获评“2009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十大诗人”“2014年国际最佳诗人”“2015年中国杰出诗人”等。

上世纪80年代，周瑟瑟就关注并研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拉美文学作品。应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组委会邀请，周瑟瑟和中国80后诗人李成恩作为中国诗人代表，参加此次墨西哥的诗歌盛会。周瑟瑟抵达的当晚，就马不停蹄前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参加“中国作家论坛”。报告厅满满当当地坐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数百名师生和当地文学爱好者。

“我拧开水龙头/水管子里流出/哗哗的印第安文明/我泡在浴缸里/蓝色的印第安文明/让我昏昏入睡……”周瑟瑟在名为《走向户外的写作》的演讲中说：“当我来到拉美，我感到拉美先锋文学的传统无所不在。同时，‘中国作家论坛’在墨西哥及时地传达出了中国诗歌的声音。”

采用幼时父亲的哼文形式，周瑟瑟深情吟唱屈原的《山鬼》，悲伤的哀音穿透语言的障碍，让现场的拉美观众深受感动。孔子学院的年轻翻译老师找到《山鬼》的西班牙语版本，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组委会主席曼努埃尔现场演绎。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程称：“从周瑟瑟身上，看到了中国作家在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与拉美文学经验之间进行观照与融合，他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学的视野。”

## 从诗歌中获取温暖和力量

次日上午，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来自中国、墨西哥、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秘鲁等国60多位诗人齐聚墨西哥市宪法广场，为各国诗歌“代言”。

“父亲在山林里沉睡/我摸黑起床/听见林中鸟在鸟巢里细细诉说……它们叽叽喳喳议论我——‘他跪下了，他跪下了，他脸上一行泪却闪闪发光’……”开幕式上，周瑟瑟与墨西哥、美国、秘鲁等4国诗人登场亮相。周瑟瑟以吟诵自己的代表作《林中鸟》开场，中国诗歌在墨西哥的上空飘荡。一位风烛残年的奶奶出现在周瑟瑟

面前，抓住他的双手，久久不放。原来，这位奶奶在听完周瑟瑟朗诵诗作《被莲花淹死的母亲》后，想起了自己过世多年的母亲。她说，我从诗歌中获取了温暖和力量。

曼努埃尔认为，“周瑟瑟的诗歌来自大自然，写出了人类悲切的情感。从他的诗歌与声音里，我感受到他对爱与死亡伟大的思考。感谢中国诗人向世界传达出人类伟大的情感。”

“诗歌的情感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我们身处世界的不同角落，文化仍有共通相似的地方。”在宪法广场，周瑟瑟看到有印第安土著民扮相的当地人用艾草围着人燃熏，由此想到了家乡楚文化中用于驱邪驱毒的艾草。两地虽相隔万里，文化是否冥冥中互为融通呢？

## 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诗歌节期间，周瑟瑟走进工业城市蒙特雷。新莱昂州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师生和蒙特雷诗歌爱好者百余人见证了周瑟瑟与墨西哥诗人马加里托·奎亚尔两位老朋友关于诗歌创作的文学对话。

“一个中国人在墨西哥吃仙人掌/仙人掌高大肥硕的茎叶吸引了我……”“墨西哥城在迎接亡灵节/家家户户的阳台上/坐着骷髅人/他们装盛打扮……”周瑟瑟在墨西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这与奎亚尔的诗歌创作理念不谋而合。他说，周瑟瑟诗歌的题材与思想都有其独特性，虽然写的是日常事物，但表达的方式与角度发生了变化。

现场，奎亚尔讲述了在中国云南大理游览创作诗歌的经历。周瑟瑟说：“中国诗人与墨西哥诗人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相互阅读与共同写作的关系。诗歌写作从来就是近距离的，我在墨西哥写作与奎亚尔先生在中国写作，变得非常现实。”

“早晨，山东的孔子/开车来宾馆接我去奇瓦瓦大学……底下坐满了/奇瓦瓦的孔子/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识我/认识诗人孔子/认识草地上/正在打桩树立的孔子。”墨西哥奇瓦瓦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多功能报告厅内，周瑟瑟在此次墨西哥之行的最后一站现场作诗。一连作出《奇瓦瓦的孔子》《白云监狱》《奇瓦瓦》三首诗，令在场师生深刻领略到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化魅力。

“抓住你在生活现场看到的一切，选取你最感觉的某一个切入点，不要错过你脑海里任何一个奇思妙想的瞬间，训练你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以及用语言呈现事物本来面目的写作能力。”周瑟瑟现场为奇瓦瓦自治大学学生热情教学，不少学生现场在手机上写起诗来。

“有谁可以大胆尝试一下？现场写作是最过瘾的！”周瑟瑟提议道。

“我！”奇瓦瓦自治大学社会学系系的迭文·布兰多举起手来，“从法律系出来/我带着满满的困意/孔院里的诗歌/我却入神地听着/奇妙又熟悉/他们在分享着智慧/口含清香/我深知其意。”现场一阵掌声响起。

“中国诗人来奇瓦瓦进行诗歌朗诵与讲座，与大学生们面对面交流与互动，让他们有了一个学习诗歌写作的机会。周瑟瑟诗里深沉的情感和独特的语言表达，让人久久回味。”学院中方院长滕学明赞道。

周瑟瑟还与孔子学院年轻老师们深入奇瓦瓦市多个街区、博物馆、教堂、郊外进行田野调查，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和视频资料。周瑟瑟说：“走向拉美的写作就是‘走向户外的写作’，如果我没有到墨西哥，我不可能写出关于墨西哥的诗歌。中国诗人就是要不断走向户外，去到诗歌的文化现场。”

# 那些年的食物

晁晔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个小学生，那时的食物少之又少。记得母亲买回来许多猪尾巴，用谷壳、糠头等熏制备存，隔三差五当作荤菜。现在想来定是便宜些，充当了猪肉的替代品。母亲还用黄泥或盐水做些腌鸭蛋，成了餐桌上的一道主菜。吃时一剖为二，或一剖为四，还不时回顾她在双峰荷叶老家上学时老师讲曾文正公带只腌鸭蛋到湘江赶考，回来还剩半边的逸闻，顺便提醒少吃点蛋，多嚼点饭。后来还真见过齐白石的一幅小品，画的是切开的腌鸭蛋——切成了四分之三，愈是勾起了几时的记忆。咸淡适中的蛋白，橙红的蛋黄且流溢金黄的油液……

还有俗称的“鱼冻子”，现在的小孩只怕闻所未闻，可谓穷瘠岁月的美食。其实就是鱼汤凝固后其色如胶如琥珀，形若果

冻，那真是一口鱼冻就一口饭，简直触脂咀玉一般，只是得小心鱼刺。家里冰冻板油熬猪油剩下的油渣，现如今讨论或有致癌之虞，那时节搁点青辣椒炒一下就是一道正菜。用一小调羹猪油放到米饭里面，热饭的温度让猪油慢慢融化，上面再滴几滴酱油，香气四溢，菜也是它，饭也是它。在穷困的年代中，猪油拌饭是我童年的山珍海味。

说来现在的小孩不相信，那时连豆腐脑这般寻常食物都要天没亮就要到豆作店排队才能买得到，要不餐桌上少了豆腐汤还怨不了别人，哪个叫你睡懒觉吧！彼时尚无摊贩，集体的蔬菜店、肉店林林总总遍布大街小巷，若那时要是认得其中的职工，是颇值得炫耀的，因不时可购得为你内留的一宛新鲜白菜，或是一块上好的排骨。伯父当年是湖南湘潭十八总菜湘食品店的会计，依稀记得有次遭母亲吩咐，穿过店堂到后面的生产车间找伯父买过一次内部冰糖，现在想起真是好笑，可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

那时的食物很是短缺，定量供应凭票购买，非得奉上粮票、肉票、糖票、油票等，光拿钱是买不回食糖、饼干、香干这些东西的，哪像现在超市用微信支付这么简单。饼干的品种也少得可怜，记得有种动物饼干，是依各种动物的形状做的，制作

较粗糙，如今是拿不上台面了，可对那时的我来说，还是食若甘饴。稍后市面上出了一种杏仁饼干，是改革开放的初始产物，如一角钱硬币大小，面粉里掺入了鸡蛋，色泽如杏般金黄，一边扁平一边圆，比较精致，嚼在口中一种温酥清淡的杏香沁人心脾。

若逢年过节，花生、红薯片等也吃得津津有味，平常时分，蚕豆、黑豆亦嚼得饶有兴味，香喷喷的，咯嘣嘣的。哦，还对走街串巷、一两个月才来一次的打“人参米”（爆米花）师傅望眼欲穿，等他来了，小孩们早把自家的脸盆放在地上排队。“嘭”的一声，打好的“人参米”醇厚清香弥漫在空气中，那是孩子们最神气的幸福时刻。还有香味四溢的烤红薯，惹得我常于炉桶前流连，甚至连鱼骨、红薯粉这些也放到煤火上烤着吃，别有一番风味……

味蕾舒展，依据舌尖的记忆在键盘上敲打这些方块字，无异乎是完成了一次从口到心的旅行，是气味、滋味与回忆的重逢。儿时物质匮乏惟求吃饱，没有营养、方便、多样化一说。现如今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从当年母亲精打细算拎回家的菜篮子如今“天天过年”的饭桌，营养均衡观念入脑入心，高盐高糖的食物还须控制，这难道不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百姓生活贫富盛衰的一个缩影吗？

## 四十年来家国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邮箱: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